

第四回 劉奎璧貪色誤事 蘇映雪憐才相思

卻說元世祖太子早亡，立皇孫鐵木耳為嗣。此時世祖在位二十五年駕崩，鐵木耳年二十歲已登基，稱為成宗皇帝，立劉燕珠為王宮皇后。少年帝后，十分相得。劉捷國丈加俸米一千石。那次子劉奎璧年方十六歲，此時劉捷夫妻年方四十七歲，又有第四女劉燕五年方十五歲，乃賣吳氏所生，吳氏早故，劉捷即囑乳娘江三嫂照顧。三年前，顧氏見京中還有五妾，故於數年前帶奎璧、燕玉、江三嫂母子回家。劉奎璧人物俊雅，弓馬武藝俱精，最是好色，嫖娼宴飲。

當下顧宏業回覆妹子，著外甥來日自往孟府，比箭定婚。劉奎璧聞言不樂曰：「皇甫少華與外甥弓馬武藝雖分甲乙，此番此箭卻不穩當。」顧宏業曰：「此乃憑天主婚，中就成，不中便罷，有何妨礙？兩邊媒人，俱不必往，只你們二少自往，不可失約的。」顧太郡即曰：「哥哥放心，我就催他前去。」原來劉奎璧因探得孟小姐才貌雙全，今聞與皇甫少華比箭，又恐不中失臉，心實憂慮，只好聽天而已。顧宏業回家不表。

且說蘇映雪平日自料孟小姐為人寬厚，若出嫁不忍分離，必使他同嫁一夫。是日，孟士元約定兩家比箭，即入內對夫人說明，道：「來日必往後園比箭，爾等女流，可在春明樓觀看二人，便知優劣。」韓氏姑媳稱是。此時蘇映雪聞言，忙回幽芳閣來見孟小姐，小姐正在房中，忙起身迎接坐下。孟小姐問曰：「姊姊何事如此歡容？」映雪曰：「特來與姐姐報喜。」孟小姐曰：「奴有何喜可報？」蘇映雪細說求親並方氏設計比箭定婚等情。孟小姐聞言不悅曰：「爹爹好得差錯，兩下比箭，一得必有一失，此事如何使得？」蘇映雪曰：「此舉乃方夫人主意，今已約定，二媒已去，諒亦無妨。」

且說次早皇甫敬催促兒子速換戎裝，囑其三箭齊中，為父方有臉面。少華打扮停當，領命上馬，方出東門，恰遇劉奎璧從南門外拍馬前來，兩人就在馬上欠身打躬停住。皇甫少華謝罪曰：「爾我契交，今被媒人所迫，同往比箭，實為有愧。」劉奎璧搖頭曰：「弟亦被舅舅強迫，不得不來，心中實為愧赦。但爾我契友，還有一言，古云：『姻緣天注定。』今番比箭，得者亦不必喜，失者亦不必怨，方不有傷交情。」皇甫少華喜曰：「弟正有此心，不料兄長所見相同，真不負平生交情。」兩人並各同行。劉奎璧留心把少華一看，頭戴束髮紫金盔，身穿青羅錦袍，腰懸羊脂白玉帶，面白唇紅，丰姿灼爍，騎著五花馬，果然人似神仙馬似龍；手執一支珊瑚馬頭鞭，後隨四名家將，帶著弓箭刀劍等物。劉奎璧暗歎：「天既生淪，何生亮，教我焉能取勝？」二人一路言談，早到孟府前，勒馬候報。

家人孟寧報進大堂，來見孟士元襄曰：「啟上大老爺，劉家、皇甫家兩位爵主俱到。」孟士元即令孟嘉齡出去迎接。兩爵主來到二門下馬，孟嘉齡公服向前打拱曰：「小弟不知二位世兄光臨，有失遠迎。」兩公子答應曰：「廣弟等乃是庸夫，多蒙世兄出接，何以克當。」孟嘉齡曰：「家君在後堂養候，二位世兄請進相會。」二位公子進入後庭，早見孟士元公服紗帽，降階迎接。二位公子忙上前曰：「小姪等有何才能，敢勞年伯迎接。」即欲下拜。孟士元向前扶住曰：「二位賢姪光臨，何必行此大禮。」四人上堂，就讓孟士元先輩坐在上面，二位公子與孟嘉齡兩旁坐下。家人獻茶畢，孟士元曰：「愚父子俱係寒儒，得領二位神箭妙技，何幸如之。」二公子曰：「小姪等初次學箭，焉敢戲侮於大人。前日承蒙老年伯呼喚，不得不來獻醜，乞恕唐突之罪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正欲領二位高手，何必過謙，但已備下一壺水酒，少助威風，方好請教。」即令家人呈上酒席。劉奎璧尋思，未曾射箭，滿腹疑慮，不若射箭後吃得自在。乃曰：「小姪奉命射箭，箭還未射，怎好領賜。理當先射箭，後方領情。」皇甫少華乃曰：「正是，我等當先公而後私。」孟士元曰：「二位賢姪如此謙恭，老夫只得領命。待我先到後園安頓，然後來請。」說罷，吩咐兒子陪伴，自己進內對夫人曰：「賢妻且往後園春明樓，觀看兩位少年比箭。」就著一個書童同夫人前去，指明二位公子，待夫人選擇。隨入花園，令家人丈弓釘錢並懸好紅袍。

韓夫人著女婢往請方氏到春明樓看比箭，女婢領命，來見方氏曰：「老夫人令請夫人往春明樓，看二位公子比箭。」方氏與孟小姐、蘇映雪甚是情投，即步到幽芳閣，恰遇蘇映雪五和孟小姐閒談，一齊迎接。孟小姐曰：「嫂嫂請坐。」方氏笑曰：「只因婆婆令人喚妥到春明樓，看劉家和皇甫家比箭定親，此乃姑娘終身大事，特邀姑娘同往觀看。」孟小姐聞言，滿面紅赤，暗思嫂嫂好顛倒，為了我姻緣，教我想好觀看。蘇映雪亦尋思，我與小姐必定同一夫，我當往觀方穩，免得疑嘩。遂笑曰：「小姐既不便往，奴眼力頗精，待我代往一觀，斷不有誤。」方氏亦笑曰：「就委曲蘇家姊姊同往，不差。」遂攜蘇映雪下樓，同到花園上樓來，門前掛下珠簾，就同韓夫人坐在簾內。那小廚曰：「少停那穿紅的就是劉公子，穿青的就是皇甫公子。」眾婢俱在簾外，倚著欄杆觀看。

且說孟士元安頓停當，就著家人往請兩位公子進來。家人來到後堂，對孟嘉齡曰：「老爺著相公請二位爵主進內。」孟公子站起身，請二位公子曰：「請二位世兄到小園少敘。」二人起身，同隨孟公子進入花園，從春明樓經過，見女婢眾多，知必家眷在內，選擇才貌，遂從容而過。

且說小廝在樓上已對夫人說知二位公子面貌，這蘇映雪為著自己姻緣，更是留心細看，密對方氏曰：「好笑老爺，前日說二豪傑才貌彷彿，依要看來，實乃是天淵之隔。劉公子雖是膀闊腰細，面白唇紅，終是庸夫氣概，那皇甫公子兩顧高插，面如銀盆，乃是大富貴相，小姐配合，真是一對佳偶。」方氏笑曰：「蘇家姑娘真好眼力，與要一般見識。」蘇大娘笑曰：「不要多言。」原來蘇大娘自進孟家年餘，孟士元夫妻衛其為人正道，就托其掌管家事，奴婢任從管轄，孟士元夫妻以賓禮待其母女。

且說劉公子、皇甫公子來到，孟士元接入亭上，二公子各掛上弓箭寶劍。劉奎璧見皇甫少華形容如樣童帝君，豐采翩翩，自歎天既生淪，何生亮。孟士元笑對公子曰：「就請兩位賢姪見教神箭。」劉奎璧向皇甫少華曰：「令尊是吾父母官，理當年兄先射。」皇甫少華欠身曰：「兄言差矣。令尊乃是國丈，又是助爵，況且竿長，弟又年輕，自然兄長先射，何得推辭。」奎璧尋思，我父親國丈，就先射，免得疑慮。即答曰：「既如此，愚兄從命借先了。」即欲下亭。孟士元攔住曰：「待老夫先敬三杯酒作采，然後用功。」家人進上壺酌，孟士元斟了一杯酒奉送過來，劉奎璧接來一飲而盡，連飲三杯酒下亭，就向飛魚袋內取過金鵝，左手拿弓，右手就向走獸壺中抽起雁翻箭，架上弓弦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，何那懸袍的楊柳樹大枝上，喝聲：「著！」即射得點鼓叮擋，眾皆喝采，一支箭正中在那懸袍的楊柳大枝上。

且說那蘇映雪見劉奎璧先射，暗祝皇天庇佑，劉奎璧之箭皆空，皇甫少華三箭齊中，方不誤終身一得見劉奎璧氣喘，

暗吃了一驚，隨站起身來，在簾前細看。當下奎璧見初箭先中，小中便安穩了七分；再取第二箭，照定古錢孔內射來。果然箭不虛發，貫荏錢孔內，插在樹上。家人拔起，送上前來稟曰：「劉爵主果然神箭。」這奎璧見二箭俱中，暗喜這三支放心心中。

且說蘇映雪見劉奎璧第二支又中，心中著急，再中一支，豈不誤了小姐與我終身大事！一時情急，顧不得內外，遂出了簾外，立著觀望。這劉奎璧五伸手抽出第三支箭，忽見蘇映雪出來，生得杏臉桃腮，有如瑞彩朝霞，星眼含俏，恰似楊柳搖風，自思此必孟小姐，見我二箭俱中，忍不住我的才貌，故出簾外細看我的容貌，心中好不快活。箭才掛上弦，一時失放出來，到半途即便墜地，氣得面上失色。又恐孟士元父子恥笑他無力，箭只到半道，即向孟士元謝罪曰：「小姪無能，致使第三箭失手，誤墜半道，實為有愧。」孟士元安慰曰：「先前二箭，足見賢姪才能，第三箭若非失手，定是全中。」孟嘉齡對皇甫少華曰：「今當請兄妙技。」原來皇甫少華亦見蘇映雪美貌，料必親眷之女，若是孟小姐，必無親來看箭之理，故心中無邪念。及孟嘉齡催促，遂站起身來，曰：「小弟只得獻醜。」孟士元曰：「賢姪自然百發百中。」即敬了三杯酒。跳下亭來站定，拈弓取箭，只見弓開如滿月，箭離如流星，一箭正插在懸袍的楊柳枝上，點鼓連聲，蘇映雪心中好不歡喜。少華又放第二箭，正貫在古錢孔內。果是再世良緣，第三箭不偏不斜，射斷了縛袍的帶，紅袍墜在地下。兩邊家人連聲喝采：「果然好神箭！」劉奎璧暗恨，方才若莫失手，豈不射落紅袍？今把一段良緣送與他人，實堪自恨。即辭別曰：「小姪一箭落空，甚為抱怨，就此告別。」孟士元詢前扯住曰：「此乃小女薄福，不能消受，賢姪故一箭失手。但姻緣是天數，賢姪難得到舍，略飲幾杯回府未遲。」此時少華已到樹下拾起紅袍回來，急扯住曰：「兄與弟本領不分上下。方才那第三箭若不是失手，早射下紅袍來。今當暢飲，怎好匆匆分別。」孟嘉齡亦來留住。劉奎璧見眾人苦留，只得應允，一齊卸下弓箭寶劍，交付家人。孟士元父子請了二位公子往後堂，皇甫少華忙移一把交椅，放在堂中，對孟士元曰：「高坐受小婿一拜。」孟士元曰：「小女配賢姪，已為過望，何必拜見。」少華曰：「人倫大禮，焉敢不拜。」劉奎璧心中不悅，尋思他翁婿正在親熱，我在此冷落何益？即下階令家將帶馬前來，亦不辭別，跨上馬，即欲起身。孟士元父子向前扯住答頭曰：「正要飲酒，如何回去嚴皇甫少華亦挽留曰：「兄莫非見怪，故即回府。」劉奎璧怒容答曰：「兄姻緣已定，弟在無益。」說罷，勒馬從中門而去，連頭亦不回。孟嘉齡心中不悅。亦就不送，曰：「射箭不中，不恨自己功夫不精；反這等驕傲，豈不可笑！」少華曰：「劉爵主經常與我比箭，原來是不分甲乙，方才第三箭實是失手，怪不得他發惱。」孟嘉齡曰：「如此便是訓練不精，故此三箭便有一失，還不自愧，尚敢裝腔做勢，那個怕他嚴孟士元壁眉曰：「雖是不怕，但其父屢侍勳爵，況今皇后與天子少年夫妻，十分相得，劉捷日無大臣。今奎璧抱恨而去，須防他生起風波。賢婿可對令尊說明，須趕早行聘，以絕其凱翻之念，我們亦免優患。」少華、嘉齡俱皆稱是，飲至上燈後方別。孟士元令四名家將護送賢婿回府，又囑少華當早行聘，免生枝節。少華應諾，上馬進城回帥府。

少華進入後堂，拜見父母。原來少華全中，家將先已報知元帥，夫妻歡喜。當下打發孟府家人回去，拜謝重尚書父子厚情。孟府家人辭別回去。少華換了頭巾，滿門坐下，細說劉奎璧比箭失手，不辭而去，得孟士元吩咐趕早行聘等情。」孩兒與奎璧好友，見他不悅而去，實是不忍，昨日不與他比箭，實此故耳。這一得一失，甚為不便。」皇甫敬怒曰：「那畜生乃將門之子，只射三箭，便一箭空落，就氣死了亦不足惜。還敢發怒！」小姐曰：「此乃公侯子弟，今既發惱，怕生枝節，爹爹當早行聘，絕其異念。」元帥稱是即寫書差人通知秦布政，不表。

且說蘇映雪是日見皇甫少華三箭俱中，即便下樓，到後堂屏後偷看，孟士元對少華言語一一知道；回到幽芳閣進房，小姐迎接坐下。映雪笑曰：「小姐恭喜，姻緣憑天主合。」就把二公子比箭，奎璧發怒詳細言明。未知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